



# 延伸的

yanshendedadi

# 大地

林 展 / 著

花城出版社

# 延伸的大地

林展 / 著

谨以此书，献给  
留在过去和现在的年轻人。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延伸的大地**

林展著 .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04.6

ISBN 7-5360-4374-0

I. 延 ...

II. 林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0686 号

责任编辑: 海 帆

---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阳江教育印务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8.875 5 插页

字 数 200,000 字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60-4374-0/I·3497

定 价 20.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自序

## ——延伸的大地

我喜欢地图，书橱里珍藏着一大摞各年代版本的地图，居所的壁上挂着大幅的《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断断续续地在祖国大地上走，走回来就在地图上画圈。月复月，年复年，地图上的圈圈密密麻麻地圈遍了祖国版图除台湾省外的所有省、区。闲暇中，对着这些圈圈思索：这些枯燥、单调的圈圈里，圈写着我的青春生命，圈串着我的人生轨迹，圈划着我的爱好、执着与追求……我常对亲朋好友们谈及我圈画在地图上的那些往事，在大地上行走的所见所闻，雪、雨、风、霜中的感悟……渐渐地萌生了把圈圈中那些特别刻骨铭心的东西用文字记下来的想法，这就是这本小书的最初构想。世纪之交，女儿勇敢地走出国门，虽不是我本人的足迹所至，但女儿是我生命的延续。在异邦的土地上，女儿经历了更多我不曾经历过的全新磨砺，并日夜地牵扯着我的心，我画笔下的圈圈也从《中国地图》描向了《世界地图》上英国的伦敦、剑桥、牛津……西班牙的马德里、萨拉曼卡……女儿足迹所及处，我麻利地在《世界地图》上标上一个圆圈。两幅地图上的圆圈，两代人的足印和经历标志，时空有别，时代不同，但都在同一个地球上。人的经历倚着大地延伸，人的生命也在经历中延伸……我推敲着这本小书的名

字……那一年的春夏之交，我在青海高原上穿行，短短的二十多天，经历了戈壁骄阳的火热，雪山冰封的严寒，瞬间冰雹变骤雨的多变气候，领略了多个民族地域的风貌风情。回到家乡大地，田野绿油油，果木正扬花，与肃穆苍茫的高原大地相比，恍若隔世。人的生命只是一段有限的过程，在有限的时间内，让自己的生命容纳更多的阅历，我感觉着生命在经历的空间中延长。人的经历离不开大地，大地在脚下延伸，生命在经历中延长……我反复翻抚着那些我亲手拍自山川大地的精美图片，推敲经年，我决定为这本小书取这个名字：《延伸的大地》。

《延伸的大地》共写了十二章，其中《在界河那边》是我挚友在异国大地的一段漂泊经历，挚友的经历感动和启迪过我，我把他刻骨铭心的这一段代记下来；《生命的延续》、《校园拾萃》和《西班牙日记》则是女儿走向欧洲大地的成长历程，女儿是父亲生命的延续，父女的经历，同在生命的大地上延伸；余八章则是我的亲历记录，《青春海南》和《澜沧江畔》记述了远去的岁月和难以忘怀的往事；《走进阿里》等章，记录的是本人特别深刻的游历感受。各章各节，既自成故事但又都联系着，那是我生命中的里程碑，一并奉献给尊敬的读者。

我走过了祖国大地，女儿走出了国门，把生命中的这两件事提纯，揉捏在《延伸的大地》中。时空跨度大，很多值得录载的经历都淡忘了，能凝聚笔尖的都是生命中铭骨难忘，擦拭不掉的琢痕。我断断续续地整理，乐此不疲地在地图的圈圈中筛选，筛出了这点东西，放进这《延伸的大地》中。

没受过专业教育的人要写一本书，谈何容易！真是多亏了几十载阅历的丰厚素材，如木匠走进高黎贡山的原始森林一样，优质材料比比皆是，只是要运出山去却难了，那就是我的语言文学基础底气不足。但我没有放弃，四百多天的业余假日，我跋涉在《延伸的大地》中。底蕴不足的工匠，上好的材料也雕琢不出佳品的，我惋惜地搁笔了。让生命在那走不完的大地延伸吧！

是为序。

作者

二零零三年秋

# 目 录

|                |    |
|----------------|----|
| 自序——延伸的大地····· | 1  |
| 青春海南·····      | 1  |
| 大蟒蛇之死·····     | 2  |
| 打柴·····        | 5  |
| 一小盆稀饭·····     | 8  |
| 夺命山洪·····      | 10 |
| 黑云·····        | 12 |
| 深山采木记·····     | 15 |
| 另类伙伴·····      | 19 |
| 读书·····        | 22 |
| 那个美好的夜晚·····   | 26 |
| 纯洁的初恋·····     | 28 |
| 绵绵不尽海南情·····   | 31 |
| 澜沧江畔·····      | 37 |
| 傣家女罕娜·····     | 38 |
| 远去的岁月·····     | 41 |
| 芒果花香·····      | 43 |
| 在边防战士中·····    | 45 |
| 独行者戚鹏·····     | 47 |
| 在界河那边·····     | 51 |

|                            |        |
|----------------------------|--------|
| 趟过界河·····                  | 52     |
| 躲过大搜捕·····                 | 54     |
| 走进泰国·····                  | 56     |
| 酒吧打工的遭遇·····               | 59     |
| 取道老挝向祖国·····               | 61     |
| 界河后话·····                  | 64     |
| <br><b>走出古尔班通古特沙漠·····</b> | <br>67 |
| 洪水断归途·····                 | 68     |
| 在油田公路上·····                | 69     |
| 迷途·····                    | 71     |
| 荒漠夜茫茫·····                 | 72     |
| 穿过风沙见绿洲·····               | 74     |
| 在希望的田野上·····               | 76     |
| <br><b>长白绝顶·····</b>       | <br>79 |
| 列车奔向白河镇·····               | 80     |
| 松林深处有人家·····               | 81     |
| 这里有老虎吗·····                | 82     |
| 冰路悬崖·····                  | 84     |
| 天源洗玉·····                  | 86     |
| 高洁长存绝顶间·····               | 87     |
| 回忆中的遗憾·····                | 89     |
| <br><b>走进阿里·····</b>       | <br>91 |
| 神往阿里·····                  | 92     |



|                          |            |
|--------------------------|------------|
| 不变的西藏 .....              | 93         |
| 李白没到过这里 .....            | 96         |
| 高原牧场——帕羊 .....           | 98         |
| 国旗 .....                 | 101        |
| 圣湖·神山 .....              | 102        |
| 难忘扎达 .....               | 104        |
| 感悟阿里 .....               | 107        |
| 藏北大草原 .....              | 109        |
| 高原魂 .....                | 111        |
| 阿里后话 .....               | 113        |
| <br><b>踏破贺兰山缺 .....</b>  | <b>115</b> |
| 贺兰山下识银川 .....            | 116        |
| 善良友好的阿拉善人 .....          | 117        |
| 走向额济纳 .....              | 119        |
| 河西走廊西北风 .....            | 124        |
| 黄河在这里拐弯 .....            | 128        |
| 留步京城 .....               | 130        |
| <br><b>心中的香格里拉 .....</b> | <b>135</b> |
| 怒江奔流 .....               | 136        |
| 高高的高黎贡 .....             | 139        |
| 背包一族 .....               | 144        |
| 飘雪红叶坪 .....              | 147        |
| 雪线 .....                 | 150        |
| 香格里拉在哪里 .....            | 154        |

|                |     |
|----------------|-----|
| 海上的篝火·····     | 159 |
| 泊头湾人家·····     | 160 |
| 响螺岛·····       | 163 |
| 篝火熊熊·····      | 169 |
| 生命的延续·····     | 175 |
| 林丁·····        | 175 |
| 英领馆挂来电话·····   | 179 |
| 望断女儿小背影·····   | 182 |
| 初识英伦·····      | 184 |
| 七彩伦敦·····      | 188 |
| 年轻真好·····      | 192 |
| 梅梅和约翰·····     | 195 |
| 《林海雪原》的答案····· | 198 |
| 打工感悟·····      | 201 |
| 作客凯旋家·····     | 206 |
| 走进大英博物馆·····   | 208 |
| 探访伦大·····      | 211 |
| 雅思班的小故事·····   | 215 |
| 牛津漫步·····      | 220 |
| 美丽的格林威治·····   | 223 |
| 艾迪一家·····      | 227 |
| 法国房客·····      | 232 |
| 墨西哥电脑专家·····   | 235 |

|                   |            |
|-------------------|------------|
| 迷惘女孩·····         | 240        |
| <b>校园拾萃·····</b>  | <b>244</b> |
| 柳曼和博士大餐·····      | 245        |
| 希腊妈妈与同学·····      | 248        |
| 英国家宴·····         | 252        |
| 老教授的告别课·····      | 255        |
| 期待中的毕业礼服·····     | 257        |
| <b>西班牙日记·····</b> | <b>261</b> |
| 小城萨拉曼卡·····       | 262        |
| 西班牙语难·····        | 263        |
| 马德里·····          | 264        |
| 西班牙人印象·····       | 265        |
| 中国姑娘俞璐·····       | 266        |
| 观斗牛·····          | 268        |
| <b>后记·····</b>    | <b>271</b> |

## 青春海南

海南，洒过我们青春热血的宝岛，  
那里埋葬着我的青春伙伴周继华……



我们的连队

海南岛是我国第二大岛。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曾在这个岛上度过了九年的蹉跎岁月。远去的岁月，青春生活的片段，时时在记忆中闪动，像撒落在荒草丛中的珍珠。我戴着老花眼镜在荒草丛中翻拨，寻找……偶尔在草根处翻出一粒，捻在掌中，在衣襟上擦一擦，吹一吹，嗨！还是当年那般的闪亮。放到盘中，继续翻寻……又寻到一粒，擦去淤泥仍是亮闪闪的，添进盘中。我乐此不疲地翻拨寻找……望着盘中闪闪滚动的珠光，怕一不小心又撒落到草丛中。我拿来一条丝线，把这些好不容易翻寻到的宝贝们串起来……

## 大蟒蛇之死

那是如火如荼的岁月，也是愚昧疯狂的年代。在海南岛连绵起伏的崇山峻岭中，有一支叫生产建设兵团的垦荒队伍。他们艰苦奋斗，屯垦戍边，战天斗地，砍伐原始生态林，种植经济作物。当年，我是这支队伍里的一员。

春夏之交的一天，海南岛南部的旱季时节。连里按垦荒计划，对一片叫德胜的山地进行砍伐开垦。太阳刚刚升起，草叶子，树叶梢，露珠亮闪闪，一大早，连长就把队伍拉到山脚下。全连一百多号人，三个排，九个班，绕着山脚分好地段，一齐朝山顶砍伐。按计划，德胜山的砍伐在一天内完成。我在一排二班，在江苏籍老班长唐启元的带领下，我们十几个男女知青，拉开距离一字排开，砍向山顶……女知青力气小，砍荒草，砍幼树，碗口粗的树由男知青对付它。刀、锯都对付不了的合抱大树，则先留下，改天由爆破班用炸药炸。劳动场面，热火朝天，人声、刀斧声、倒树声，响成一遍。雀鸟走兽们依

赖繁衍生存的绿色家园，在我们的热火朝天的积极劳动下，在大地上一点点地消失……一草丛中，发现一窝嗷嗷待哺的浅灰色小野兔，骆彦爱怜地把它们兜在怀里，我们围过去，毛绒绒肉乎乎的小兔崽们，一个个睁着滴溜溜的小眼珠，可爱得让人不忍触手。小兔崽们再也见不到兔妈妈了……它们世代安居的家园让我们永远毁了，但那时谁也不会这样想，我们只有高涨的劳动热情。烈日当空，我们的汗水滴洒在海南岛的土地上，我们无价的青春生命，也和这原始生态林一起，在一点一点地消耗着。

太阳偏西时，各班排按分派的地段砍伐，均已接近山顶。就剩山尖上那么一点点了，一天的任务可提前完成，连长喜形于色，他吹响哨子，让大伙休息一会儿。人们三三两两，或抽烟或歇息，女生找隐蔽地带方便，山野微风轻拂，一切是那样自然如常。“妈哎！……”静静的山野突然回应起吓人的尖叫声，几个女生从山尖上那待砍的树丛中连滚带爬地撞出来，一个个面如土色。我的第一反应，以为她们碰了马蜂窝，让马蜂叮咬了。骆彦面色煞白，喘着气跑到我身旁，结巴了老半天才说出两个字：“蛇！蛇！”休息的人们还未反应过来，一条花纹斑驳的大蟒蛇，慢吞吞地向着人堆里爬来。人们惊叫着，滚的爬的，一下子跑得乱了营。我跑上小高地，回头看那大蟒，在砍倒的植被地上慢条斯里地爬行，时而停下来，昂起头，左看看右看看，口中不断地吐纳着那开叉的信子。惊乱的人们这时也回过了神，都站在两侧高地上看着它。那大蟒，少说也有六米七米长吧，头不太大，但腹部却有小水桶般粗。身上的花斑鳞，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粼粼绿光，怪吓人的。场上的人们一时鸦雀无声，在看着这大自然中难得一见的生物奇观。一

些跑远了的人们也聚回来观看……真是该这蟒命绝，如果它心无旁骛，一路前行，然后匿迹山林，谁也奈何不了它，谁也没胆量打它的主意。戏剧性的情况出现了，只见那蟒爬到人们惊走时留下的那堆衣服旁边时，它停了下来。先用头探了一下，继而用硕大的身子把衣服堆围起来，用尾部缠绞着那些衣服，并得意洋洋地高昂着头，吞吐着信子，一点也没有离去的意思。看呆了的人们，从惊呆静默到窃窃细语，七嘴八舌地判说这蟒的身长，重量，将会怎样离去……这大蟒，也许是对的，它有它的思维方式。它为什么要离去呢？它生在这德胜山上，它长在这德胜山上，德胜山是它的领地和家园。只是今天这山上来了是一群让它莫明其妙的不速之客，惊扰了它的午休，它的领地怎么一下子变成这光秃秃的模样？这堆未见过的东西，有从未嗅过的气味，它当然要看个究竟，这是它的领地和家园啊！它盘在衣服堆里缠绞，理直气壮地昂着头，向着我们这些不速之客，好像在问为什么。然而，死神已即将降临在它的身上……

它缠绞在衣服堆里不走，几个在军队服过役的班排长们，在谋划着打死它，吃它的肉。在连长的指挥下，一班长和二班长，三班长和四班长，两人一组砍来两根手臂粗的长树杆。两组人各抓住长树杆的一端，一声口令，横跨着大蟒，疾步走过去，两根长树杆一下子压在大蟒身上。那可怜而毫无防备的大蟒，被两根树杆一下子压住，本能地进行殊死的反抗，反抗未及，第三根第四根树杆跟着压到它身上。蟒拼命挣扎，怎奈四根树杆八条大汉的千钧压力？手持木棒的小伙子们一拥而上，乱棒抡向蟒头蟒身，那声音，像搓面杆使劲打在大面团上。大蟒蛇死了，殷红殷红的蛇血，飞溅在德胜山的土地上，只有那

不屈的尾巴，仍在上下左右地摆动着……

大蟒蛇是被拖回连队的，一路的血痕。全连男女老少倾巢围观。炊事班长架了梯子，在房子“金”字屋顶的正梁上穿了一条绳，活结套紧蟒头，把蟒扯到正梁上，蟒尾部仍在地上盘了一圈。地上铺了一张宽宽的塑料布，炊事班长爬到梯子上，从上向下剖开蟒腹，蟒的内脏堆落在塑料布上。剖开胀鼓鼓的胃，胃里尚有一头未消化的小黄羊依稀可辨。这天晚上，整个连队弥漫着大锅炖蟒肉的清香，但最初惊动大蟒的那几位女知青一片也咽不下。骆彦说，她不是惊骇于见到蟒蛇的那一瞬间，而是木棒打在蟒蛇身上惨烈的响声，飞溅的蟒血，挥之不去，无法下箸……

多少年后，当年的目击者聚谈起打蟒蛇的往事时，我总是想起骆彦那张没有血色的惊慌的脸，大蟒蛇被拖往连队时，洒滴在路面上那长长的血痕……

## 打 柴

垦荒连队初建时，是在林木参天的大山沟里定点的。炊事房建在小溪边，小溪一年四季清泉流淌，用水极方便。至于烧饭的木柴，更是垂手可得，房前屋后，溪边道旁，到处是砍倒的大树，走路稍不留神，就会让那挡道的枝杆绊个嘴啃泥。那时的炊事班可省事了，十米内就有现成的木柴等着，现砍现烧都来得及。

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垦荒连队那无情的刀斧，却是在营地边开始砍伐的。年复一年的毁灭性砍伐，几年下来，连队周边，昔日古木参天



鸟儿歌唱的景象，变成了光秃秃的山梁，水土流失了，那原本清泉长淌的小溪，到旱季也断了流。取水不难，炊事班在干涸的溪底挖一井状深坑，能取到食水。但打柴火，却不是挖坑能解决的。最近的打柴点，也要到十里地远的鹰嘴沟，那里靠近黎家山寨，寨子里的黎家老乡，是不容许外人伤害他们的绿色领地的。打柴是一项极不容易的工作任务。

又是一个柴火将尽的日子，班长安排我去打柴。一头老水牛，套着一乘破牛车，插上一把砍刀，牵着老牛的我。这老牛是连队里仅有的一头牛，连队初建时就跟我们在一起的，这牛车的双轮已顺木纹磨损成椭圆状，走起来吱吱哑哑的响。无底的蓝天，光秃秃的山梁，孤独的我，衰老的牛，拉着破损的牛车，走向鹰嘴沟……打柴这活，主要工作是砍，能砍够一车，再扛到牛车上，一天的任务也就完成大半了。我把牛车停在沟底的路边，把老牛拴在多草的地方，让它补充点能量。提起砍刀，钻进林子里，寻觅着能当柴火的树杆树丫。在这寂静无声的山林里，虽然孤独，倒也自由，山野里应响着我砍木的回声……歇口气，把砍下的木柴，扛到牛车上，再寻觅能砍的树枝树杆……一根山藤横在我的面前，挡住我的视线，我本能地用手拉了一下。耳边刚听到“嗡”的一声响，还未反应过来，左脸颊上像火灼般刺痛，是蜂！我连滚带爬，扑在地上，钻进草丛里。原来我拉动的那根山藤，连着一窝黑山蜂。群蜂在嗡嗡盘旋作响，寻觅攻击目标，我一动也不敢动。左脸钻心的痛，直痛到太阳穴上，痛得眼泪直流。听老百姓说过，这种黑山蜂曾叮死过一头大水牛：牛在山里惊动了蜂，群蜂追咬，牛狂奔，蜂群追咬不舍，牛疼痛力竭，奔向水塘，身子没在水中躲避，牛鼻露出水面呼吸，凶狠的蜂，猛叮牛鼻子，几经沉